

出路。”郝鹏举闻言，顿觉心惊肉跳，装出一副可怜相，假惺惺地痛哭流涕，并要求率部配合华东野战军发动莱芜战役。为了继续争取郝鹏举，扩大反蒋统一战线，陈毅经请示党中央，还是给了郝鹏举立功悔罪的机会。

1947年1月，朱克靖和郝鹏举一起离开临沂，返回民主联军驻地。临行前，陈毅与朱克靖促膝长谈，他一方面担心朱克靖深入虎穴，凶多吉少；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对郝鹏举部“能争取一分钟就要争取一分钟”，以便使我军主力部队运动到莱芜集中。朱克靖深知此行肩负责任的重大，坚定地对陈毅表示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决心克服任何艰难险阻，完成改造民主联军的任务。

但是，郝鹏举回去后，加快了叛变的步伐。1月22日晚，郝鹏举布下圈套，以研究如何配合莱芜战役问题为由，派人请朱克靖出席“军事会议”。朱克靖虽已预感到有某种异常，但从大局考虑，仍带着几名警卫员毅然赴会。他刚一踏进郝鹏举的院子，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匪徒包围，朱克靖及秘书王宜

生、总务科长刘永春等人被扣押。

朱克靖被捕后，连夜被郝送往海州（今连云港市），作为他投蒋的见面礼。随后，郝鹏举率部向国民党统治区移动。山东军区广大指挥员闻讯，无不义愤填膺，于2月6日发起讨郝战斗，在苏北白塔埠包围了叛军，全歼该部所辖的2个师，并活捉郝鹏举。

朱克靖被捕后，先后被关押在徐州、苏州，后被敌人移送到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宁海路19号看守所。国民党为了谎报“战绩”，竟在报纸上制造谣言，编造出朱克靖是在战场上被俘的。为了进一步使朱克靖“登报悔悟”，国民党保密局的几个反动军官，以所谓“同学”、“熟人”的关系前来劝降，均被朱克靖严词拒绝，时过半年，敌人仍一无所获。

朱克靖的妻子肖仲之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丈夫被关押南京，心急如焚，领着儿子文泉，千里迢迢从湖南赶去探监。无奈墙高院深，无法见到，只得央求醴陵籍的国民党军界人士帮忙。当时，刘斐、李明灏（分别为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、重庆卫戍司令，后来均成为起

义将领）正闲居南京，他们劝肖仲之母子说：“你们现在去看，真是太危险了，很有可能把你们也一起押起来，作为劝降的人质。”肖仲之只得忍悲含痛携子回乡。从此，他们再也没能与自己的亲人见面。

朱克靖入狱后，国民党军政要员贺衷寒利用同乡、同学、大革命时期的朋友关系，到监狱看望朱克靖，劝他改弦易辙，为国民党工作。朱克靖不为所动，说：“敌人叫我死，叫我回家种地则可，让我骂共产党，为国民党宣传，是痴心妄想！”他还在狱中写诗填词，抒发革命者的情怀。可惜的是，这些战斗诗篇大多失散了，仅保留下来的一首这样写道：

一颗为民心，万古终不泯。
壮士非无泪，不为断头流。
身心为党国，一死何足愁。

字里行间，显示了对党的一片忠诚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

1947年10月，国民党特务感到黔驴技穷，只得使出卑劣的手段，将朱克靖在南京郊外用绳索秘密勒杀，然后毁尸灭证。牺牲时，朱克靖年仅52岁。

1992年春天，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。3月26日，《深圳特区报》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《东方风来满眼春——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》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

10多年过去后，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“最遗憾”的地方，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：“不要搞政治运动，不要搞形式主义，领导头脑

要清醒，不要影响工作。”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，陈锡添考虑再三后把它删掉了，因为当时正在搞“社会主义教育”运动。他回忆说：“另外，小平同志还说‘年纪大了，要自觉下来，否则容易犯错误。像我这样年纪老了，记忆力差，讲话又口吃，

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，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’等，这些我都没敢写。”

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，陈锡添为什么“不敢写”呢？陈锡添解释说：“当时我的思想不够开放。”

（转摘自《世纪桥》2011.2）

“南方谈话”未见报端的两段话